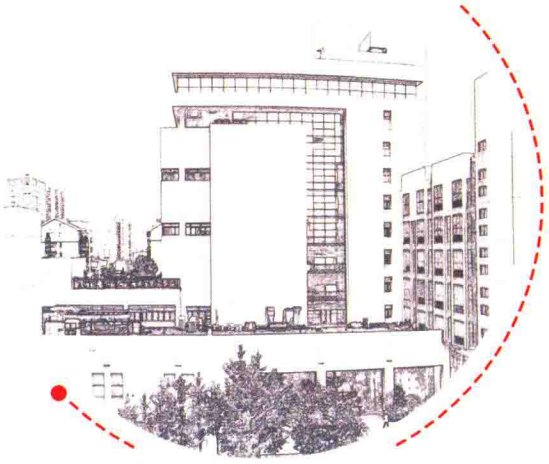
1958-2018 USTC 60TH ANNIVERS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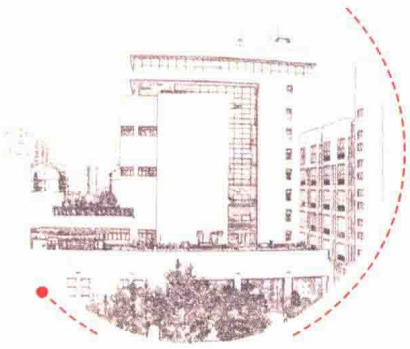
永远科大人

大学生社会实践采访校友实录

王冬青 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永远科大人

大学生社会实践采访校友实录

王冬青 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的献礼之作，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作品集。编者带领学生对诸多校友进行采访，内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校友对当年学校生活的回忆；二是校友离校之后的发展轨迹与心路历程。试图通过对诸多校友或平凡或伟大事迹的记录与描述，反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年的沧桑与辉煌，以及在这一历程中诸多校友前赴后继、代代相传凝结而成的朴实校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科大人：大学生社会实践采访校友实录/王冬青编.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312-04705-3

Ⅰ.永… Ⅱ.王… 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访问记 Ⅳ.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4712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https://zgkxjsdxcbs.tmall.com

印刷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18 千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前　言

201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红专并进一甲子，科教报国六十年”是校庆的宣传口号。为了能更准确更生动地表达出它的涵义，这两年来，我和数百位科大学生行动起来，通过校友采访、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最终形成了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它是众多接受采访的校友对学校的回忆和感恩，也是我和科大学生对校庆的致敬，还是我们在思政课堂推动大学生实践性教学的有益尝试。

以往的校史作品多体现为章节体编年史的风格，重点放在学校管理、办学理念、成功人士和重大事件等方面。对这方面执笔写作当然是必要的，但近些年来随着视野的不断开拓、方式的不断创新，更多的普通人物和平凡事件也像司马迁笔下的刺客、游侠那样，不断地闯入历史的视野，如同文艺作品不再局限于“才子佳人”，历史人物也不再仅限于“帝王将相”一样。针对各行各业的历史书写在创新中表现出它精致入微的一面，校史作品也可以如此，不但可以展示它的“树大根深”，也可以刻画它的“枝繁叶茂”。以往的校史基本上都是止于学校层面，院系只能点到为止，涉及的人物也多是学校领导和知名校友，我们试图对此有所突破或者说填补空白，把校史采访的对象扩大到全体校友，只要他肯讲愿意讲，讲的是自己在科大的求学经历和执教生涯，讲出他的个性，写出他的特色。

六十年的校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最初向教务处申请任务的时候，还是想把采访重点放在建校之初的早期史，尤其是我校在北京建校那11年(1958—1969)的时光，带有一定的抢救史料的性质。做过口述历史采访的人大多有这样一个经验：七十多岁是口述历史的“黄金时期”，此时被亲访者的体力、精力和记忆力基本上能很好地配合工作，确保完成采访任务，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方面可能就差了很多。而我们一旦行动起来就发现，现实情况要比当初预想的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是我单独采访，有的是我和学生联合采访，还有一些是学生自己联系自己采访。有的是我们和校友面对面地采访，有的是通过电话、QQ语音等方式对在外地、外国校友进行采访，还有的是我们先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了合适的网络文章，再联系校友提出问题核实细节。有的校友年龄较大，经历过科大各个阶段，有的校友只在校五年或经历有限。有的校友误以为我们是在编写科大成功人士的“群芳谱”，觉得自己很普通，婉言拒绝，有的校友很谨慎，问一句答一句，还有的校友侃侃而谈，从进入科大学习和工作，一直聊到拿破仑的治兵之道……从采访到写作的大致过程是：我们根据录音先整理出一篇录音稿，在这个基础上写成文从字顺、结构合理的初稿，原则是既能表现我们采访工作的多角度，又在展示科大方面有所侧重，避免和其他文章重复。然后我们将稿件寄给被采访人核实，确保没有

错误。有的校友非常认真，一改再改，甚至三改四改，将稿子发给我们后又提出了修改意见。还有的校友非常热情，给我们提供了老照片以及绘画、书法、摄影作品等。

这两年，我们采访了两百多位校友，我和学生们分头撰写了采访稿，或者学生在我听过录音后，根据我对全书的理解撰写。我们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依样画葫芦。采访人和被采访人都没有口述历史的相关经验，凭着一腔热情在为校史工作；还有我们和被采访的校友之前彼此都不认识，至少也是不熟悉，必须在两个小时内一次性完成采访工作，还要聊得很热乎，一边采访一边构思文章然后提出问题，因为要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不可能回头再采访一次，余下的工作只能寄希望于被采访校友帮助修改润色初稿了。我们在众多稿件里面先选了60篇质量较好的交给相应的校友修改，放弃的多是采访不充分、写作不鲜明、个性不突出的文章。后来有人建议希望书籍能在校庆期间馈赠校友，应便于携带，提出了小而薄的要求，这样我们又从中筛选出40篇文章。在文章的排序上，我们基本以入学时间早晚为序，老校友在前，中青年校友在后。工作单位介绍方面，如果校友是外校的，则一律以校友的介绍为依据；校内教师，有的人换过许多部门，也有许多部门经历过各种变更，恰好“文革”结束前入学的都已经退休，我们便统一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表述，而改革开放后入学的，大都可以在各院系的网页上找到相关介绍，这样就尽可能地具体到院系。

本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是一部“入微”的校史，同时它还是思政教学的一项实践成果。我从事的是思政课程的教学工作，如何让思政课充满活力，是一个上到中央下到一线教师，许多领导许多部门关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是新形势下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时效性的关键。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广大教师应从大学生发展需求和新的期待方面出发，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在价值观引领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来增强大学生的获得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这些年来，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教务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在改革和进取的氛围中逐渐找准了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向，那就是要突出实践性教学，从课堂中“走”出来，从理论进入到实践环节，让广大学生参与课堂实践，与学校结合，与社会结合，在实践中获得充实和提高。加强思政课实践性这个认识，是几年前教务处贯彻学校办公会议的指示而对思政课进行改革和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从教的“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从6个理论学分，创造性地被调整为3个理论学分和3个实践学分（从下学年开始将落实教育部部署，改为3个理论学分和2个实践学分）。正是由于教务处突出了实践内容并赋予了教师任务，我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指导大学生进行教学实践改革。从大学的实践性教学出发，这几年我先后出版了《永恒的骄傲：大学生纪念邓稼先作品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永恒的东风：学生眼中的中国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加上这本《永远科大人：大学生社会实践采访校友实录》，正好凑成了冠以“永”字的“三部曲”。如果说第一部作品集是以学习杰出物理学家、“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为突破口，还有一定偶然性的话，那么后来推动大学生了解学校，接近科学家、教师、校友，开展采访活动，再到口述历史，则逐渐有了清晰的方向和目的。2018年中国科大迎来六十华诞，在多年来不断采访校友的成果中，我和学生们再接再厉，整理编辑出版这么一本书，也是把课堂实践和学校发展、重大活动同步起来，算是理论联系实际吧。

教学方法的创新要遵循教育规律，更要切合实际情况。它既可以是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革，也可以体现在教材体系和教师工作等方面。我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突出了实践两个字，推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立足课堂又不局限在课堂。而大学生们选择科大校友进行采访，采访工作本身就是对他们一次很好的教育。因为这所大学建校六十年来，有着国内高校中少见的高起点办学传统，曾经汇聚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众多蜚声中外的老一辈功勋科学家，培养出了潘建伟、庄小威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杰出科学家，这里的学风真正做到了“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她的人才培养、少年班教育等在全国有口皆碑。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同行们在实践性教学中的创新方法，切实感受到“创新无止境”之说。现在，“三部曲”之最后一部已成，它既是我和学生们在思政课实践性教学中的一个总结、一次创造，也是我们向校庆献礼、与同行交流的献芹之意。

王冬青

目　　录

前言……（ⅰ）
包信和……（1）
韩荣典……（9）
程福臻……（15）
顾毅成……（20）
黄吉顺……（27）
黄志方……（33）
李杰忠……（39）
许子明……（45）
张济康……（51）
金骥良，顾毅成，刘殿中，等……（57）
朱栋培……（64）
刘思义，陈秀兰……（70）
肖远立……（75）
丁滨元……（82）
林钟光……（87）
刘海风……（94）
刘祖平……（99）
虞吉林……（105）
缪柏其……（111）
陈祖墀……（117）
罗有泉……（123）
李卫平……（128）
林福江……（136）

程艺……（144）
刘万东……（150）
向守平……（158）
胡森……（165）
周先稠……（171）
李弘棣……（176）
李厚强……（183）
刘树彬……（189）
袁军华，张榕京 ……（196）
虞正亮……（201）
刘衍文……（206）
刘磊……（212）
曾杰……（217）
沈显生……（223）
罗箐……（230）
麻希南……（236）
徐冠华……（242）
后记……（252）

包信和

2017 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包信和校长访谈录

201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为了隆重纪念校庆，我校学生自发开展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采访了大量校友，既有建校之初入学的1958级校友，也有新世纪新时代入职的青年教师。我们希望通过和校友们的访谈，加深学生们对母校的了解，并向母校送上我们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2018年6月2日，我们五位大二的学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包信和校长接受采访。包校长和蔼可亲，与我们的交谈像敦厚的长者与晚辈拉家常，让我们深受感动，很快就拉近了校长和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他在两个小时里向我们畅谈了科大特色、科大文化和科大的发展，向我们描绘了科大未来的发展蓝图，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学校的全面认识，我们对母校更加美好的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

结缘科大

很多人以为包校长是复旦人，不是科大人，他是2017年6月才接替万立骏校长来科大工作的，不熟悉科大情况。其实他们错了！包校长是这样说的：



包信和校长

我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就一直在复旦读书，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了两年，在化学系做讲师。1989年，在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的推荐下，我申请到了洪堡奖学金去德国留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虽然拿到了国内名校的博士学位，但当时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成绩要让西方人承认还有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可中国学位。德国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我在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一去就是六年，在德国一直待到1995年。

这时国家开始引进人才，动员留学人员回国。当时我正在柏林的Fritz-Haber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很有名气，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就有好几位，包括爱因斯坦都曾在那里工作过。这个研究所的一项工作是搞表面化学催化，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的关系比较友好，双方经常往来。包括中科院的领导一到德国访问，就会在柏林停留，就喜欢去研究所访问，看看高技术的方向在哪里。我在那里工作时间久了，和中科院的人交流比较多，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回国到中科院工作，最后我选择去了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我回来的时候，国内刚刚开始引进海外人才，包括中科院“百人计划”等都是刚起步，时机非常好。这时国内有一个人才断层，把发展的机会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你有什么能力就去发现和创造，所以我在大连化物所发展比较顺利。

到了大连化物所以后，我参加了所里的一些管理工作，2001 年开始当所长。大连化物所在中科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所，从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开始和科大有了交集。科大的办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大连化物所跟科大的化学物理系（3 系）是“所系结合”的协作关系，根据“所系结合”的方针，大连化物所所长要兼任科大 3 系系主任。所以，我从 2003 年开始兼任 3 系系主任，一直做到 2015 年，也就是当了 12 年的科大系主任。也是因为“所系结合”的关系，我在所里的研究生第一年都就读于科大，基础课在科大代培。我做了几年所长后又到中科院沈阳分院工作，2015 年把我调到复旦大学当常务副校长，去年又到了科大工作，所以我对科大并不陌生，应该说我和科大结缘已久。

校歌里传承着时代精神

我们五位学生结成活动小组，一开始是打算做关于校歌的视频。中国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与学校同年诞生，首任校长郭沫若作词，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吕骥谱曲。我们在采访活动中感受到，许多老校友对校歌怀有自豪真挚的感情。2016 年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一整天时间视察中国科大，在和大家告别的时刻，师生自发高唱校歌《永恒的东风》，表达了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无限信任和深深依赖，激昂的旋律在校园上空久久回响。当我们向包校长请教他对校歌的看法时，他却先考了我们，请我们五个人唱一遍校歌。我们完整地唱下来后，他是这样说的：

你们能完整地把校歌唱下来很好。我们有一个校歌纪念碑，立在郭沫若广场，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参加学校许多活动，经常听校歌，尤其是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么多人带着感情去唱这首歌，说明校歌本身就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实际上校歌会化成一种力量，也会化成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就是你的大学符号。至于说歌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的感觉是你猛然一听的时候，会觉得校歌的时代感很强烈很鲜明，也就是一些人说的政治性很强。但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要把它摆到时代背景里去，就是你不能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要求 60 年前的它符合现代人的想法。比如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产生于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期，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现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怎么还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呢？再这么传唱是不是没有了实际意义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

我们的校歌诞生于 1958 年，它的背景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建中国科大，对校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理解就要和这个时代背景关联起来。

一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科技和教育还很落后，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建立了新中国，科学家们纷纷从国外回来，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苏联回来的，这些科学家一心想的就是科教报国，通过发展科技和教育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但在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合适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旧中国的高校很少做科学研究工作，基本上更多的是上课，或者有些医科、商科、文科等方面的学科。真正科学方面，相对讲比较少比较落后。中国要造“两弹一星”就首先要有合适的人才，所以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就建议，我们要建一个新型的理工科大学，这个学校就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

二是我们的学校诞生于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中科院在国内处于科学界的领军地位，于是承担起了办校任务。我听说学校从批准到开学，从6月份到9月份，一百来天就办起来了。你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迫切希望，就是要办好这所大学，校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时代背景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就认为我们中国人把一切都要做得又快又好，大家就拼命来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像校歌里要求的那样，要“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这些都是当时的语言，其实就是要我们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好，科学要做到最高的地方。校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愿望，包括老一辈政治家、科学家对科大的一种期望，而这种期望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校歌的精神实际上就代表了科大当年办学的初心在哪里，愿望在哪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学校未来怎样，这个初心不能改。校歌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又红又专，理实交融”。

三是我觉得校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逐步形成起来的。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不知道复旦校歌是什么，学生不会唱，也没机会唱校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是有的，就是拿到毕业证拍张照片就走了，没有像现在这样全体毕业生穿着学位服、戴着学位帽，举行学位着装授予仪式，上个世纪中国的高校大多都没有这些仪式，我印象中应该是这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校歌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大家意识到是大学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几年慢慢才有了仪式感，从前没有仪式感这一说法。同学们就是在大学读书，到了毕业分配就离开了。当时唱校歌的印象，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复旦有新、老两首校歌，新校歌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在1989年就离开复旦去了德国。后来校庆一百周年的时候又恢复了老校歌。复旦校歌唱起来还是蛮好听的，但那个校歌比较拗口，我到现在为止都记不得歌词，不像我们科大的校歌简短、朗朗上口。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都有自己的办学目标，拿我们科大来讲，就是希望什么事情都简单一点，真实一点，该怎样就是怎样。至少我们的校歌很清楚地表达了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这大概也是科大文化的具体表现吧。

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要突出科大特色

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科大是个“小而精”的大学，是一所培养科技精英的大学。对我们在校生而言，“小而精”处理得好便是科大特色，但也有人担心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制约学生的发展。比如，由于学科少，很多学生很少接触文科等课程，课余活动也变得比较单调。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包校长，包校长是这样说的：

人才培养对高等教育来说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一直也在思考。首先，人才培养一定是多元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需要的人才，已经不是仅仅算题有能力、考试考得好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社会的需求同以前大不一样了，大学毕业后，你是一个人才，就要会在很多方面做事，社会需要你做很多事。仅有专业的基础知识实际上还是不够，还要继续深造，不断学习。而且大学毕业后，很有可能你干的事情和你在大学学习的专业相关性不大。比如你读数学，人家叫你去干金融怎么办，甚至有可能你从事的工作和数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人家就是看中了你在大学经过数理基础训练的背景。在社会对人才需求多元化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思考人才到底怎么培养，是不是科大学生读什么，未来就一定干什么呢？还是要把科大学生最后培养成适应能力更强的通用人才？我想更多的可能性还是后者，这方面很重要。大学关键是要培养学生学会一种方法，一种思考，一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怎么跟人互相交往，协力互助，共同合作。所以，大学教育要更加注重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这并不是说从前的灌输式教育有多不好，但要减少这方面的影响，不能仅靠灌输。

那么科大到底要怎么办呢？对于未来人才培养，北大、复旦等高校都有各自的人才培养特色和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对社会的适应性更广泛一些，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都有他们培养的人才。但是我们科大就未来培养的人才来说，跟他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别呢？假如你没有区别的话，那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就不一定处于有利地位了。因为学校的办学资源、学生的学习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且社会上的人看我们都是标签化的，大家都这样看你，就印上了一个标签。比如，很多人认为科大的人才培养特色是基础学科宽厚扎实，这个标签既不容易改，也没有必要改。假如学校在其他方面发展太快了，改得太多了，就会把自己的本质和特色丢掉。如果本质和特色丢掉的话，别人也不会再这样看你，连自己也迷失了办学方向，最后又凭什么立足于这个社会呢？所以我认为科大还是要坚守自己本质和特色的东西，同时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学校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让大家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世界科技前沿和社会现实需求中最新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要提供一种可能性，让大学生在有想法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机会、有常识、有门径，有可能性。当然科大不可能像北大、复旦这样，把这些方面都变成研究方向，但也不是说科大发

展就完全是一条线，这些方面全不是科大发展的方向。我们是在慢慢做一些事，要做就尽量做好。比如，现在一年级二年级学生搬到了中校区。我们准备把书院的“2＋X”模式做起来。书院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年就做得很像样子，可能要五年乃至十年，总归是开始做了。再比如，大家看到，我们的水上报告厅等一些活动场所都在修建。我们想建一个很好的剧场，一个综合体育中心，室内游泳馆、篮球馆等这些东西都要有。我们还会搞一个大的学生活动中心，包括科技博物馆、创新创业基地等。大学生年龄和性格都成熟了，思维活跃，你们可能有创新创业的想法，你们想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了追求目标的时候，学校应该提供可能性。有些学校的要求是比如学生不会游泳不能毕业，那学生会问“我打篮球可以吗？”科大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学校要把可能性提供给学生，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

学校与学校之间很难比，因为文化传统和目标定位都不一样。中国的学校不需要跟美国去比，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特色来发展。科大如果把自己的特色丢掉了，就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甚至可以说将会发展不起来。我们科大从北京南迁到合肥的时候，学校仪器设备损失三分之二，教师流失 50％以上，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现在科大能重新发展壮大起来，能被世界认可，在世界高校范围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凭的就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科大特色。假如没有鲜明的特色，科大怎么能取得迄今的办学成就和地位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优势和长处，要认真仔细地分析自己，千万不能跟着人家跑，现在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眉毛胡子什么都抓，这样不行。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传统。

科大的发展赶上了好时代新时代

2018 年是科大校庆之年。我们平时忙于学习，见闻有限，现在包校长就在我们身边，因此都很想听听学校的未来发展远景。包校长是这样说的：

学校的发展规划，我们一直都有，这不是哪个校长说的，是全校师生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全校师生共同奋斗的目标。比如 2016 年，学校制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三五”改革发展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后来我们又根据国家“双一流”建设部署，制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也在网上公布了。现在科大还积极参与了中科院“率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行动计划。因此从整体上讲，科大的未来就是按照这些规划好的蓝图发展的。

我的感觉就是科大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科大，对科大的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对科大极大的温暖和厚爱，也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2017 年 9 月，我校入选 A 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有 11 个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你们可能还看到了，就是北京、上海、合肥三个城市，被定位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大全面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而且可以说是唱主角的，这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科学院就会非常支持我们，以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但有资金支持，还有配套的政策支持。比如人才引进工作，我们已经多次到海外高校举办过招聘会了，人家肯来科大最终还是靠着学校在国内外的声誉，靠着国家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我们确实也是把这种标志性的东西展示给人家看，把我们的办学理念讲给他们听，效果很好，比如这次来参加我们海外招聘会的就差不多有五六百人。我们的“墨子论坛”效果也很好，报名的大概有三百六七十人，我们筛选了近两百位，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等国家回来的。另外一件事，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生命科学与医学方面，今年来参加“墨子论坛”的，也选出来七十位左右。通过这些引才途径，以后科大会吸引更多各个层次的优秀人才。

再比如，现在国家在大力建设国家实验室，这也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个国家战略部署。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非常严格，要求很高。比如美国的原子弹、氢弹等，这些主要是在国家实验室做，代表国家的最高科技水平，体现国家的使命，他们的国家实验室有五六千、上万人的规模。我们的国家实验室建设到现在为止有五年了，一个国家实验室都没搞成，因为标准要求特别高。现在，唯一一个很可能即将对外宣布建成的就是我们科大做的，就是潘建伟院士牵头筹建的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这个国家实验室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里面的科研人员规模可能会达到2000人，而现在我们科大的研究人员加专职教师的数量还不到1500人。这个国家实验室实际上是来支撑我们科大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包括学生培养、成果分享等都与之有关，这对科大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像美国好几个顶尖高校，包括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是因为国家实验室的支撑才发展得这么好的。

再比如，安徽省也大力支持我们，把安徽省立医院给我们共建共管，成为中国科大第一附属医院，使我们的生命科学可以和医学结合起来。2017年12月23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三方共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正式成立，学校积极探索“理工医交叉融合、医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发展”的“科大新医学”模式。最近，我们也找了好多专家院士来帮我们一起做“科大新医学”，这一块也是科大未来一个大的增长点。我们科大毕业生的特点之一是数理功底比较强，独角兽企业中有好多芯片企业，都是科大校友在做。科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发展强势，因为我们的数理功底扎实，能把力量很好地整合起来，未来的发展也是值得期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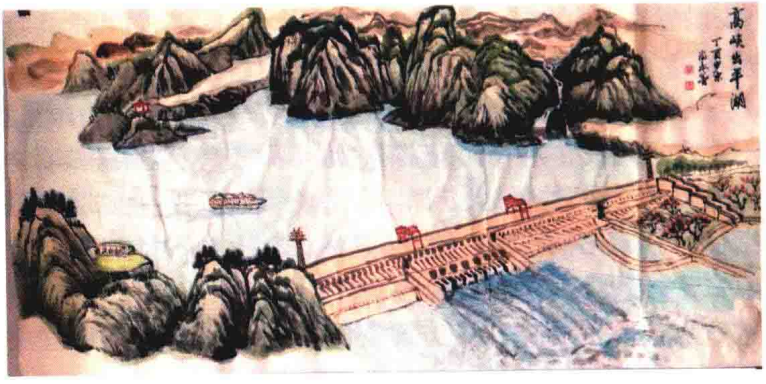
2018年是科大六十周年校庆，也给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大家团结起来，加紧把自己的事做好，齐心协力，我们就能抓住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孙子兵法·势篇》里提到：“善战者，求之于势。”这几年科大的发展就遇上了这样一个“势”，如果你抓住了这个“势”，就会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如果你没抓住这个“势”，以后想再发展就困难多了。人们常说“趁势而上”或者说“因势利导”，从我自

己这个角度看，科大发展的“势”很不错！



采访小组与包信和校长合影（左起：鲁亦敏、吴花洁、包信和、莫湛锋、张雄、郑思锐）

采访整理：王冬青，鲁亦敏，吴花洁等



韩荣典

1958 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